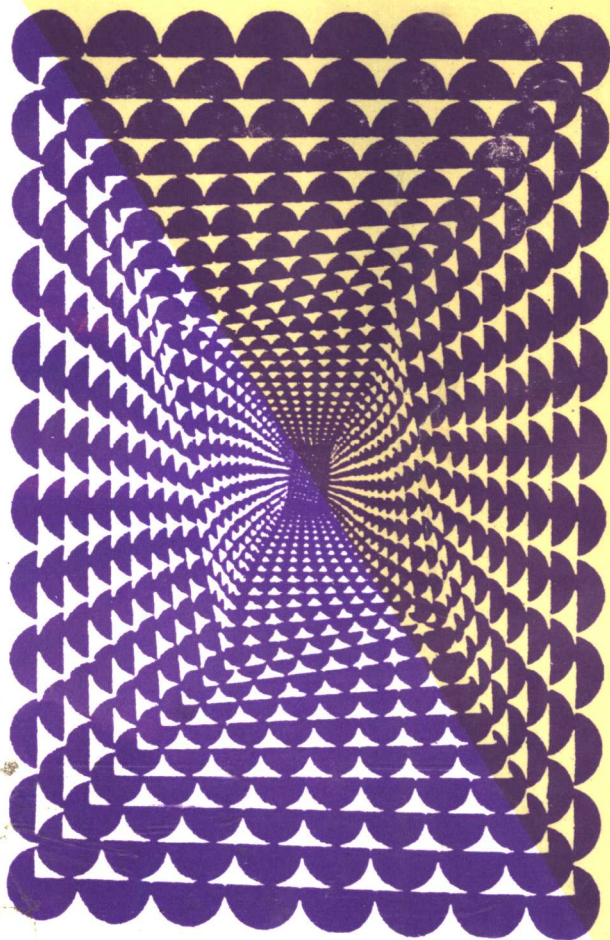


拉美作家谈创作

文学「爆炸」亲历记

——「智利」何塞·多诺索谈创作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I751.074/1

拉美作家谈创作

小说是一种需要

——〔古巴〕阿莱霍·卡彭铁尔谈创作

陈众议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1521226

装帧设计:张守义

责任编辑:杨仲录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拉美作家谈创作

“文学爆炸”亲历记

[智利]何塞·多诺索著 段若川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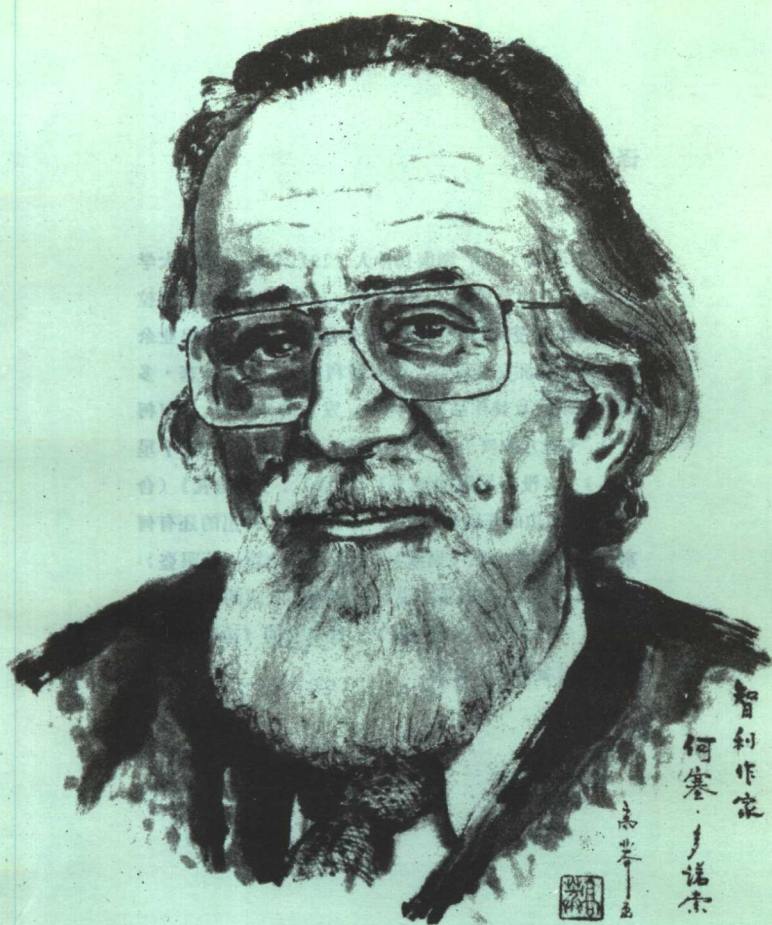
开远市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66,000 插页:1

1993年11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1—6500

ISBN 7-222-01389-X/1·339 定价 8.60 元



何塞·多诺索

高莽画

RBB90/03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云南人民出版社

何塞·多诺索与拉丁美洲“文学爆炸”

段若川

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出版，首先要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他们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胆识，决定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合作，出版一套“拉丁美洲作家谈创作”丛书。众所周知，从60年代起，拉丁美洲出现过震动世界文坛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运动，历时十来年之久。其中的主将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胡利奥·科塔萨尔、埃内斯托·萨瓦托、何塞·多诺索……等人。他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之间有深厚的友谊，互相关心着对方的创作，对同行的作品发表很中肯的评论，因为他们这些人不但是记者、作家，而且还是文学教授和评论家，所以，这些行家里手的文学评论很有价值。即将出版的这套谈创作丛书包括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奥克塔维奥·帕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等人的评论作品。当然还有何塞·多诺索的。感谢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把翻译何塞·多诺索论文学创作这部集子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去年在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讲学期间，林一安同志又反复叮嘱了几次，使我能抓紧时间在他完成了主要部分的翻译，回国后在林一安和许铎同志的热情鼓舞下，我译完了本书其他部分，使何塞·多诺索这部论文学的书有幸成为这套丛书中的一部。

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已经不是一个

陌生的名称。从1979年起我们的文学研究会成立以来直至如今的十余年间是西葡语界翻译拉美新小说的大好时机，一大批作品已经翻译出版。但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运动起于何时？终于何日？它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它的源头在哪里？哪些作家属于、或者不属于这一“文学爆炸”的范畴？由于“文学爆炸”令人瞩目的成功和节日效应，作家们都一窝蜂地争相挤上这辆华丽的彩车，出版商们也许出于商业目的，虚张声势，有意地把“文学爆炸”产生之时提前到50年代，简直想把此后二十年间出现的一切拉美小说统统囊括进来，对这一系列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多少年来是拉美文学界说不清的问题。

作为过来人，何塞·多诺索于1972年，即他认为的“文学爆炸”的源头之一——1962年智利康塞普西翁世界知识分子大会召开十周年之际，写了一部《“文学爆炸”亲历记》。又过了十年，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轰动一时的“文学爆炸”已经成为过去，何塞·多诺索写了《十年之后》作为《“文学爆炸”亲历记》的附录。由于时间的间隔，再回顾那一段历史，许多事情的轮廓更清楚了。此外，何塞·多诺索的夫人玛丽亚·比拉尔·多诺索，几十年如一日与丈夫同舟共济，相濡以沫，她也是“文学爆炸”的见证人。她写的《‘文学爆炸’的家长里短》成为《亲历记》的生动补充和极好的注脚。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生动地描绘了包括她丈夫在内的几位“文学爆炸”的巨匠在草创时期含辛茹苦、四处飘流的情景，以无限的深情记述了几位拉美作家之间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真诚友谊。这三部分是这本书的主体部分。此外还收入了1971年、1974年、1982年和1986年报刊上发表的四篇何塞·多诺索访谈录，记叙了这位智利作家对文学、政治、人生的看法，以及对一些自己或别人作品的分析。《小说有如偶然事件》详细地向人们介绍了他的代表作《淫秽的夜鸟》的创作过

程、表现手法、艺术特点和语言，通过它我们可以对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有一定了解。

《“文学爆炸”亲历记》(Historia Personal del “Boom”)是一个古怪而又不好翻译的书名，但这并不是何塞·多诺索的杜撰，而是他受到智利文学评论家阿洛内的启发，阿洛内，原名为埃尔南·迪亚斯·阿列塔，是他头一个支持了何塞·多诺索的第一部作品、短篇小说集《消夏及其他故事》，使他能跻身于智利文坛。阿洛内曾写过一本《智利文学亲历记》，多诺索认为他发明的这种“亲历记”对他很适用，于是就把这个题目移植到自己的这本书上当标题。

可以说《“文学爆炸”亲历记》是一部记载“文学爆炸”的随笔、回忆录或文学评论，但又区别于上述各种体裁。总之，作者站在个人的角度回顾了1962年康塞普西翁大会以来十年间“文学爆炸”的酝酿、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记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拉丁美洲作家、电影家、艺术家的人生足迹，他们的理想和奋斗、成功和失败、欣喜和苦恼……用不同的笔调为“文学爆炸”的主将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科塔萨尔、富恩特斯等人描绘出一幅幅生动逼真的肖像。

在“文学爆炸”最兴旺的时刻，许多人削尖了脑袋要挤进这光荣的队伍，多诺索曾嘲笑过一位住在巴黎的巴拉圭作家。当后者获得一次“美洲之家”发的奖时，欣喜若狂，正式宣布：“有了这一本书，我现在已经跻身于‘文学爆炸’了”。多诺索说：“……真是个傻瓜，……太天真了……”

别的文学流派，比如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都有其纲领和宣言，有核心人物，有较固定的活动舞台和刊物，而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却没有这一切，所以，哪些作家属于“文学爆炸”，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一致结论。由于“文学爆炸”历时较长，包括地域很广，作家风格各异，实在难以概括分类。据

多诺索看，专门写印第安题材的何塞·马里亚·阿格达斯似乎与“文学爆炸”风马牛不相及；胡安·鲁尔福的《烈火中的平原》和《佩德罗·帕拉莫》分别发表在1953年和1955年，以后他就没再写过什么新东西；博尔赫斯也有近二十年没写过什么小说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显然对“文学爆炸”有成见，他说拉美新小说家们“纯粹是广告的产物”，而何塞·多诺索则反唇相讥，说“他感到时间的苔藓开始掩盖他那有血有肉有骨头的词藻”。据多诺索看，“文学爆炸”小说家们所追求的就是要摆脱地区性的禁锢，用国际化的语言向全西班牙美洲、乃至全世界讲话。像何塞·马里亚·阿格达斯那样的作家似乎不宜算在“文学爆炸”的范围之内，然而，乘着“文学爆炸”走红之机，有人把他们全包括进来。而确凿的事实是，他们的作品也乘着“文学爆炸”的风帆，一版再版，为“文学爆炸”壮大声势。

至于何塞·多诺索本人是否属于“文学爆炸”？以他的代表作《淫秽的夜鸟》的巨大成功而论，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却保持冷静的态度。虽然他完全有资格进入“文学爆炸”代表作家的行列，但是，在《“文学爆炸”亲历记》中，他却有意地将自己放在外边，他说：“虽然我认为，‘文学爆炸’的历史就是我的自传，可是，不要把这事看得过分要紧……”旁观者清，这样，他可以比较客观地分析和判断。十年过去了，“文学爆炸”已经成为历史，1982年，多诺索在《十年之后》中已不必谦虚地断言：“真正的‘文学爆炸’只有四把固定的交椅：胡利奥·科塔萨尔、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卡洛斯·富恩特斯。还有一把不固定的椅子，有时是埃内斯托·萨瓦托坐，有时就是写此书的笔者坐。”

在《“文学爆炸”亲历记》中，何塞·多诺索分析了“文学

爆炸”产生的原因。他回顾了60年代以前拉美小说家所处的环境：孤陋寡闻、孤军奋战，被传统的地方主义牢牢地禁锢，文坛一片死气沉沉，各国作家之间互不通气。判断作品优劣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否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作者所生活地区的现实，要求作者以克里奥主义的文学大师为楷模。然而，作家们感到“大师们把他们的教诲之职拖得太久了”。他们终于从世界文坛中找到了自己可以借鉴的榜样：萨特、加缪、莫拉维亚、赛林格、戈尔丁、帕韦泽、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托马斯·曼、福克纳……他们抛弃了西班牙语美洲经典作家“向西班牙语语言皇家学院称臣”的作法，毫不犹豫地接受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影响，用“天生就是巴罗克式的、多变的、丰富的语言”讲话。用国际化的艺术手法创作，在美洲大地“神奇的现实”的基础上，创作了一大批高质量的作品，1959年古巴革命的成功进一步推动了“拉丁美洲意识”的觉醒。1962年由智利作家贡萨洛·罗哈斯主持、在康塞普西翁大学召开了世界知识分子代表大会，一大批著名作家参加了。他们之中有巴勃罗·聂鲁达、何塞·马里亚·阿格达斯、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贝贝·比扬科、卡洛斯·富恩特斯、阿莱霍·卡彭铁尔等人。对古巴革命的热情支持和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声讨，这种政治观点上的一致把与会者团结起来，国际学术会议变成了国际政治会议。会上大家倡议拉美作家要打破国界，团结一致，克服以前孤立的局面。果然，从那以后，各国作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努力推动民族解放运动。正是他们共同培植了拉丁美洲新小说、“文学爆炸”的代表作：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1967）、巴尔加斯·略萨的《绿房子》（1966）、《酒吧长谈》（1969）、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1962）、胡利奥·科阿萨尔的《跳间游戏》（1963）、何塞·多诺索的《淫秽的夜鸟》

(1970)……等。1962年到1972年，这十年，在何塞·多诺索看来，是“文学爆炸”全盛时期的十年。

如果说，康塞普西翁的世界知识分子代表大会上突然爆发的对古巴革命同情的浪潮使拉丁美洲各国知识分子统一起来、团结起来，那么，1971年古巴诗人帕迪利亚受到政治迫害的事件却为这团结统一画了休止符。由这一事件造成的幻灭也破坏了“文学爆炸”的统一性。可以说，从那时起“文学爆炸”开始从顶峰走向消亡。作为“文学爆炸”的主角之一，何塞·多诺索经历了这一运动的全过程。他说：“膨胀！‘文学爆炸’是一场游戏，也许，更确切一点地说，是一种细菌培养液，在西班牙语美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滋补了疲惫不堪的小说形式，然后‘文学爆炸’即将消失——现在已经不怎么说起它了——大概会留下三四本、五六本精彩的小说，使人们还能记得‘文学爆炸’。”作者自问：“为了这几本书，引起那么大的轰动，造成那么多喧闹，值得吗？那些小说将会留下来吗？会留下来多久？”这是作者在1971年写下的话。

《“文学爆炸”亲历记》出版十年之后，1982年再版时，何塞·多诺索写了《十年之后》，作为该书的附录之一。当时正值加西亚·马尔克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多诺索说：“就像是给一个情节复杂而且千头万绪的故事带来一个圆满的结局……”事至如今，曾经引起争论、并且被诅咒的“文学爆炸”已经被人们接受了，“革命者被溢为圣徒”。原先作为试验的、假设的东西，现在成了大多数读者接受的语言，成为经典著作。“文学爆炸”的作品在各大洲的大学里讲授，成为论文题材，被译成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字。何塞·多诺索总结了“文学爆炸”的三个特点：第一，一大批最杰出的拉丁美洲小说的同期发表；第二，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突然间取代了拉丁美洲典型的声音——诗歌；第三，绝大部分“文学爆炸”作家对菲德

尔·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的态度一致。现在，时过境迁了，当时的朋友已经离散，政治观点、社会地位、生活条件已经有很大悬殊，这一切不免令人感叹。然而何塞·多诺索并不悲观，他以欣喜的心情看到了“后文学爆炸”的一代青年作家正在崛起，虎虎有生气。他说：“……或者就像常常发生的那样，在辉煌灿烂的几代过后，将会有有一个枯竭时期的到来？看来不像。如果把赌注押在阿雷纳斯、瓦克盖兹、阿西斯、桑切斯、斯卡尔梅达或是伊莎贝尔·阿连德或者索里亚诺身上，可能会搞错。但是，如果没有他们，就会有另外一些人，因为我觉得精彩的拉丁美洲小说如今已经是牢牢地在全世界站住了脚。”

我建议《“文学爆炸”亲历记》的读者们念一下何塞·多诺索著的长篇小说《旁边的花园》（1981年巴塞罗那塞依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其中文译本由我和罗海燕合作翻译，1988年9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论及这部作品，一位评论家说：“何塞·多诺索继承了布莱斯特·加纳^①以来的现实主义及社会批评的传统。”它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流亡到西班牙的一些拉丁美洲作家1980年前后的生活，而且作品中有很多自传的成份。书中阐明了自长篇小说《别墅》问世以后，作者在文学创作方法上的变化，解释了他过去为何不返回智利，表明他日后定然要返回智利的信念。小说虽然是杜撰的，却表明了多诺索对许多问题的见解：艺术、政治、生活、情爱、父爱……以及对人生的认识，对名誉的看法。这部小说涉及到“文学爆炸”问题。何塞·多诺索认为：“它首先是一部‘反爆炸’的小说，或者说‘反《跳间游戏》小说’。”他说：“如果《‘文学爆炸’亲历记》记载了有关的史料，那么，《旁边的花园》则揭穿了一个所谓‘文学爆炸’的神话。”他认为这个运动一方面推

① 布莱斯特·加纳（1830—1920），19世纪拉丁美洲现实主义文学家，智利小说的开拓者。

出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出版了印数以百万计的小说，使“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另一方面却妨碍了许多一般作家的成功，好像哥伦比亚只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秘鲁只有巴尔加斯·略萨似的。有些出版商，他们并不懂得文学和文艺理论，但是，出于商业需要，吹捧一些作家，贬谪另一些作家，他们主宰着作家的命运。在这部“反爆炸”小说中，多诺索不止一次地表达了拉丁美洲作家力图摆脱出版商的控制的强烈愿望，他问道：“是作家在进行创作，还是他们在被别人创作？”在这部小说中，他巧妙地把主人公的故事与自己的经历融为一体。他不是回忆自己的过去，而是塑造了另外一个人——失败的作家胡利奥。他有意避开“文学爆炸”中某种类似题材作品的写作手法，不像巴尔加斯·略萨的《胡利娅姨妈与作家》那样真实地记载了作家和姨妈之间的一段浪漫史，在《旁边的花园》中，虽然何塞·多诺索和他的妻子玛丽亚·比拉尔的身影随处可见，书中描写的西切斯、马德里、丹吉尔的经历直接源于他们的真实生活，他们的追求、思索、忧虑和苦恼，通过胡利奥夫妇跃然纸上，但是，何塞·多诺索此时可不是什么失败的作家。截至1981年，他光在塞依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就出版了八九部作品了。他只是通过这个侧面使我们对“文学爆炸”有个更清楚的认识。

说到何塞·多诺索，对于中国读者，这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80年代初，他的短篇小说《迪那马尔盖罗》被译成中文发表在我国杂志上。1986年他的《这个星期天》和《没有界限的地方》以《周末逸事》为书名，由黑龙江省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1987年《加冕礼》由山西省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1988年《旁边的花园》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淫秽的夜鸟》由沈根发和张永泰翻译，在吉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荣获新闻出版署颁发的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三等

奖。多诺索的另一力作《别墅》也已经翻译完毕，不久即将问世。此外《文艺报》、《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动态》等报刊上也发表过评介何塞·多诺索的文章。在全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上也宣读过有关他的论文。大学生写毕业论文时也有人选这位作者为研究对象。

1983年初，我正在墨西哥学院进修，从那时起开始对多诺索介绍和评论。快十年了，我翻译了他的五部作品，有时单独完成，有时与人合作，主要合作者是罗海燕。现在翻译的是他的第六本书。我觉得对他的生平、作品和思想有初步的了解，但一直无缘与他建立直接的联系。1991年9月，在西班牙，当我快译完《“文学爆炸”亲历记》时，一股冲动使我贸然直接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介绍了一下近年来我的研究情况。回到北京后不久就收到他1992年1月20日的来信，他在信中热情洋溢地说：

……是你发现了我，并且在你们国家研究我……我非常高兴认识了你。你能否帮我个忙，把我有哪些作品何时译成了中文列一个完整的清单。我这里先向你致谢了。我终于认识了你，非常高兴。

我刚刚出远门回来，直至此时才看到你的来信。我去美国做了些讲座（我真想到中国做讲座），在加拿大（多伦多）我去找过一名肝脏专家，长期奔波以后，在墨西哥休息了一下。我要告诉你，1991年初我大病一场，病情严重，差点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在诊所住院六个月，虽然我多次旅行，我还是觉得自己很虚弱。有过一次严重的出血，有一阵子人们都说我要死了，直至一次输血后才有疗效，我才一点点地好起来。从那时候起，我没有写过一行字。直到现在我才像个健康的乖孩子一样，做我日常的功课——为四个半月以来堆在我书桌上的信件写回信。我希望这还意味着当我复信完毕以后，可以进入那部已存在于我

想象之中的新书的创作。写完回信以后，我可能用一段时间到位于智利南部的奇洛埃岛去，我想去写一部游记，那将是我的第一本游记。这件事使我很振奋，因为做新的事情总是很鼓舞人心。

……我想知道，从内部的眼光来看，当今中国文化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三年前，看了《时报》星期专刊登载的一些使我感兴趣的图片以后，我在旧金山唐人街上买了一把宜兴紫砂壶，我确实很欣赏它。当然，那些图片拍的是一些古董，因此是高质量的艺术品，但是我知道宜兴的东西仍在生产。我恳求你通过中国驻智利使馆给我弄点来。同时看能不能使他们正式邀请我和我的妻子访问中国，我很高兴尽一切努力得到邀请……在你们国家我有多少读者？我的知名度有多大？……我求你，一旦可能就给我写信。请接受我这个位于世界之角的作家的深情和友谊。

何塞·多诺索

这就是何塞·多诺索的近况。他辛勤创作半生，足迹遍及天涯海角，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级著名作家，仍以一位兄长的亲切口气与一个从未谋面，远在中国的普通译者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娓娓诉说他的病痛和日常生活。他已经67岁了，长期经受疾病的折磨，可对生活总是充满挚爱，构思着新作品的创作。他的信中反复表示了他对中国挚著的爱和到中国来的愿望。还希望得到中国宜兴紫砂壶。接到他的来信以后，我的阿根廷朋友罗伯特马上给我弄来一套上好的紫砂茶具，但愿它们能早日送到何塞·多诺索夫妇手中。同时我也希望他俩有机会早日到中国来访问。……要不然我就到那个世界之角去找他们。

1992年春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目 录

何塞·多诺索与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段若川（1）

“文学爆炸”亲历记……………（1）

附：十年之后……………（90）

“文学爆炸”的家长里短……………玛·比·塞拉诺（105）

· 访谈录 ·

小说有如偶然事件——就《淫秽的夜鸟》一书与埃米尔·罗

德里格斯·莫内加尔的会见……………（154）

何塞·多诺索的夜鸟——与埃利萨·阿拉纳的会见……………（181）

一个不同的智利人——与莉莉·乌尔迪诺拉的会见……………（196）

与菲利浦·斯万森的会见……………（206）

“文学爆炸”亲历记

……作品最终的美永远不会被同时代的人感觉到，但是这些人应该，我认为，感到惊讶。

维吉尼亚·吴尔夫《女作家日记》

给我山峦般大的羡慕，我将还报给你世界般大的名望。

佩雷斯·加尔多斯《被剥夺遗产的女人》

I

在动手写这些记录之际，我愿不揣冒昧地提出这种看法：如果说60年代西班牙美洲小说达到了那个高度，确实有一个值得商榷的、被称为“文学爆炸”的存在，那么首先应当归功于那些曾致力于否定它的人；而“文学爆炸”，不管它是真正存在或是杜撰出来的，不管它是有价值或是很一般，特别是由于它与随之而来的难以置信的狂欢节混淆在一道，它终究是歇斯底里、妒嫉和偏执狂的一大创造。如若不是这样，读者则可心安理得地持这种看法：在刚刚过去的十年，西班牙语美洲小说——根据不同的爱好，也许把这一部分算进去，也许把那一部分算进去——曾经有过一个非凡的高潮时期。